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
第二时期：1730 ~ 1840年代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 - 1840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夏继果

顾宁 / 译

郭方 / 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郭方
夏继果

顾宁／译

郭方／校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
第二时期：1730 ~ 1840年代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 - 1840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3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
1730~1840年代/ (美)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 著; 郭方,
夏继果, 顾宁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0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7-5097-4807-7

I. ①现… II. ①沃… ②郭… ③夏… ④顾…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 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925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 1730~1840 年代

著 者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 者 / 郭方 夏继果 顾宁
校 者 / 郭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段其刚
责任校对 / 陈晓永 高利娟
责任印制 / 岳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807-7

印 张 / 29.25
字 数 / 453 千字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2-128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1840s
With A New Prologu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汪 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 20 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世界体系” 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 年生于纽约。1954 年和 1959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 ~ 1971 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 ~ 1976 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 1976 年起, 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 年起主编《评论》(Review) 期刊。1993 ~ 1995 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 ~ 1998 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 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 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 30 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 1974 年, 2011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卷本。其他著作有: 《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 《世界经济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 《所知世界的终结: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 《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 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 《欧洲的普适价值: 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ENCYCLOPÉDIE,
O 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Mis en ordre & publié par M. *DIDEROT*,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 des Belles-Lettres de Prusse; & quant à la PARTIE MATHÉMATIQUE, par M. *D'ALEMBERT*,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 de celle de Prusse, &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Londres.

*Tantum series juncturaque pollet,
Tantum de medio sumptus accedit honoris! HORAT.*

TOME PREMIER.



A PARIS,

Chez { *BRIASSON*, rue Saint Jacques, à la Science.
DAVID l'aîné, rue Saint Jacques, à la Plume d'Or.
LE BRETON, Imprimeur ordinaire du Roy, rue de la Harpe.
DURAND, rue Saint Jacques, à Saint Landry, & au Griffon.

M. D C C. L I.

AVEC APPROBATION ET PRIVILEGE DU ROY.

卷首插图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头版的封面 (1751)

巴黎：国家图书馆。

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是启蒙运动（Lightenment）完美的知识体现，并且对许多人而言长期以来象征着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理性主义的胜利。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协助下写了数学部分，它原在 1751 年到 1780 年间出版，对开本 35 卷，其中 21 卷是正文，12 卷容纳插图，2 卷包容图表，由蒙松（P. Mouchon）制作。

2011 年英文版第三卷序言*

xiii

在我对 1730 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这段时期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对许多分析家、也许是大多数分析家而言，这个时期代表了现代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代性产生。读过前三卷的人都知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认为，重大的转折时期是在“延长的 16 世纪”。

第二个有争议的问题涉及将我称之为“外部竞争场”（external arena）组成部分的地域“纳入”（incorporation）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的概念。这是假设在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全球的其他部分之间能够做出区分，尤其是在 1500 ~ 1750 年这个时期。它还进一步假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部地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边缘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

第三个问题是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的周期性变化过程的概念和它们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些周期性变化过程在法语中被称为“经济形势”（conjoncture）[在其他拉丁语言，以及日耳曼和斯拉夫语言中性质相同；这种用法的主要例外是英语，在英语中“conjuncture”（有场合的意思——译者注）一词的意思非常不同于“conjoncture”]。主要的经济周期通常被称为康德拉基耶夫长波——这是本卷中使用的概念，但它是否真的存在常常遭到不同的争议。

这里对所有这三个概念——这个时期并不存在一个转折点、外部地区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的性质——重新做一番阐述也许是有益的，因为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对我的论证存在相当多的误解。

* 2011 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重大的转折点

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喜欢指定一些转折点。它是一种工具，非常有助于阐明他们正在努力讲述的历史。它成为他们对于所研究的直接对象做出分析的基本架构。对转折点的选择，构成了一种我们在其中做研究的基本框架。因此，选择不同的转折点能够完全改变分析的逻辑。被认定的“转折点”既可能有助于阐明问题，同样也容易诱使研究者误入歧途。

xiv 如果人们浏览一下过去两个世纪中历史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存在一种很强的偏好，即认为构成过去 500 年（或 5000 年）的重大转折点的正是 1730 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这段时期。不管学者们使用的是“现代性”、“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还是使用的是“西方对世界的统治”的分析框架，大多数人——或至少是在过去大约 50 年间的大多数人——都将它真正开始的时间追溯到了这个时期，但这期间对将这一时期确定为“重大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本卷内容整个是否定将这一时期作为重大转折时期的观点，而主张将“延长的十六世纪”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阶段，后者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前三卷都是在论证这种观点。请允许我扼要地重复一下我的论点。我们已经论证，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的根本要素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或为市场生产，或在工厂中进行生产，这通常会引起很大的争议。首先所有这些现象都有着长期的历史根源，都能够许多不同种类的体制中发现。而在我看来，界定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要素在于，它是建立在促使资本做无限积累的动力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观使然，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要求。这意味着在体制内存在某些机制，它们能够在中间时段对那些按照其逻辑行事的人给予回报，对那些坚持按照其他逻辑行事的人给予（物质上的）惩罚。

我们已经论证，为了维持这样一种体制，有几种因素是必需的。必须存在一种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以至在那些利润较低和竞争力较强的生活必需品（即边缘区生产的产品）同那些利润较高和处于准垄断地位的产品（即核心区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换。为了使企业家能够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成功，还必须存在一种国家间的体系，它由拥有不同影

响力（实力）的、自诩拥有主导权的国家构成。同时还必须存在一种周期性机制，使那些新的处于准垄断地位的盈利性企业能够不断产生。结果就是体系中处于特权地位的中心区在地理位置上发生着一种非常缓慢的但却是定期的转移。

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确实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了，它最初主要是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欧洲国家、部分在美洲国家发生。用布罗代尔的术语来表述，它是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但根据它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会不断扩张它作为一个体系的边界。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扩张将在本卷予以研究。我们试图说明这段历史，描述这种扩张将哪些新的地区纳入到体系之中，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屈从于这种扩张。

针对这种论点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对意见。一种是断言，在全球各种类型的交往（贸易、交通、文化、征服）中存在一个渐进的扩张过程。这被视为一个历经几千年的过程，其中既不是延长的 16 世纪，也不是 19 世纪之交作为一个如此明显的阶段，以至它能够构成一个转折点。最近有关中国在欧亚大陆的贸易格局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的观点是这种论点的一种变体。当观点以这种方式提出时，作为一种概念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xv

或者，人们可以认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的出现——他们彼此间进行着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但在这一时期只是在一些国家（也许只是在英格兰）中出现。这使得该时期成为“转折时期”。这样一来，国家间体系与核心区-边缘区变换的存在就完全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这种论点要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要么是以“韦伯学派”的语言提出的。这两种观点都从根本上否认存在一种世界体系及其制约方式的概念。

二 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

在第一卷中，我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外部竞争场和边缘地区之间做出区分。尽管部分外部竞争场存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互动，但我已论证，这种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因此对双方经济的运行都不具有实质意义。结果，这种贸易是相对平等的，每一方都在用他认

为是低价值的物品去交换他认为是高价值的物品。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贸易是一种双赢的贸易。

我们提出，边缘区的产品是以一种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同核心区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其中存在着剩余价值从边缘区向核心区复杂的但却是真实的转移。这种交换是必需品的交换，每一方都需要这些产品来维持自身的生存。这种贸易如果被中断，不可能不对一方或双方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过，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产品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我们也讨论了实施这种“保护主义”的政治背景。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过程会反复导致下述情势的出现，即为了维持边缘区生产产品的低成本，有必要不断地将新的地区纳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也就是说将它们“纳入”到劳动分工之中。

当然，纳入过程也许会遭到抵制。不过，能够论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技术发展——这本身就是内在于那种体系的一个过程——会导致世界经济中的诸强国不断强化它们的军事力量，这是相比外部竞争场各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而言的。因此，例如在 16 世纪全欧洲的军事力量也许都不足以“征服”印度，但到 18 世纪晚期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最后，在任何特定时间，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那个时间点上能够将多少新的地区整合进体系的函数。它同样也是在世界经济使用武力将某些地区纳入到体系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遥程度，以及由此将它们纳入体系时的困难程度的函数。因此，我在本卷中论证，我们目前称之为印度的地区是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到体系中的，但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它将在稍后的时间被纳入到体系之中。

我们接着论证了纳入体系之中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在一天或甚至十年之内发生的，而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生的。不过，通过比较四个不同的地区——俄国、印度、奥斯曼帝国和西非，我们试图揭示，“边缘化”是如何变成一个同质化过程的。就是说，尽管在这个过程开始时，这四个地区彼此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世界体系施加的诸种压力发挥作用使它们在特征上变得更为相似。例如，这些压力在一些地区削弱了国家结构，而在其他地区强化了国家结构，使它们按照现代世界体系的设计最适当地履行其角色作用。

就这种区分而言，存在两种形式的反对意见。一种是主张纳入过程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过程，有着多个发展阶段。我非常愿意考虑这种对我论点

的修正，将更多经验研究的成果吸纳到我的论证之中。

另一种是质疑我在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所做的区分。这种观点宣称，通常被视为奢侈品的实际上是必需品，至少是作为显示威望的物品。他们进一步论证，对奢侈品的界定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不同的民族对它的界定是不同的。

我同意这是一种很难做出的区分。但奢侈品概念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事实恰恰是我自己论点的组成部分。尽管孔雀翎也许对某些群体而言似乎是必需品，但我认为很难承认它是像谷物那样满足人类基本消费需求类型的必需品。进一步而言，谷物是大宗产品，而钻石在运输中只占有非常小的空间。对我而言，这似乎已经造成很大的实际差别。

因此，我坚持认为，彼此不同的两个地区进行的“平等”交换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等”交换，构成一种决定性的理论上的区分。由于它的运行模式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种高度两极分化的体制。这是它最大的缺陷，长期看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缺陷。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同于在延长的 16 世纪之前存在的各种体制。忽视这一基本事实对分析是非常不利的。

xvii

三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是以尼古拉·康德拉基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位俄国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现了这种周期的存在。他事实上并不是第一位发现这种周期的学者。他对这种周期如何发挥作用和它们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描述，不再被广泛公认。但被最广泛使用的对这种周期的命名，仍然是用他的名字。我自己对这种周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认识，源自我对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商是如何从他们的企业中赚取利润，由此能够积累资本的认识。

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体制，其中追求无限资本积累是它存在的理由。而要积累资本，生产商就必须从他们的经营中获得利润。不过，要想获得真正可观的利润只有当生产商能够以大大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时才是可能的。在完全竞争的情势下，赚取可观利润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完全竞争的权威界定是指一种拥有三个特征的情势——有大量的卖主、有大量的买主、能够普遍获得有关价格的信息。如果这三个特征都具备（这很

少会发生），那么明智的买主都会从一个卖主到另一个卖主去问价，直到他找到一个愿意以高于生产成本一便士的价格——如果确实不低于生产成本的话——出售产品的卖主。

要获得可观的利润就需要确立对世界经济权力的某种垄断，或至少是准垄断。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垄断，那么卖方就能够制定任何的价格，只要不超出需求弹性所允许的范围即可。在任何世界经济显著扩张的时期，人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领先”产品，生产它们的企业拥有相对垄断的地位。正是从这些产品的生产中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并积累大量资本。同这些领先产品有着前向和后向联系的产品生产，是世界经济实现全面扩张的基础所在。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 A 阶段。

资本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所有垄断都是自我消除的。这是因为存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都能够进入的世界市场，不管从政治上对一种特定的垄断实施了多么好的保护。当然，进入世界市场并非易事，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但其他生产者迟早会克服障碍，并由此进入市场。作为结果，竞争的程度会加剧。当竞争加剧时，价格就会下降，正如资本主义信徒一直宣扬的那样。不过，同时利润也会下降。当领先产品的利润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世界经济就会停止扩张，进入停滞时期。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 B 阶段。从经验上看，A 阶段和 B 阶段加起来往往是 50 到 60 年，但确切的时间长度是变化的。当然，在 B 阶段的某个时间段之后，又能够产生新的垄断，一个新的 A 阶段又会重新开始。

xviii

因此，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 A 阶段和 B 阶段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推断出，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的开始，它们从逻辑上就应该是它运作的组成部分。根据我这套书的论点，这意味着它们应该从延长的 16 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确实，经济史学家经常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这种趋势，这能够在本卷和其他卷中记录这些论述出处的参考书查到。当然，这些经济史学家并不称它们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但我们能够发现它们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现象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之中。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该体系的地理边界就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指出了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这种周期，尽管这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论点。如果这种论点能够成立的话，它将为那些希望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开始时间追溯到比延长的 16 世纪更早的人提供某种支持。